

藝文志

詔誥附

晉武帝賞勞汲郡太守王宏詔

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念在於農殖詔書屢下勅勵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殖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否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穉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晉饑人食不足而宏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詔

一

四十六

穉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唐太宗贈殷太師比干詔

望諸列國之相漢主尙求其後管仲霸者之臣魏君猶禮其墓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絕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師比干貞一表德隣幾成性以明允之量屬無妄之辰玉馬遽馳愍其邦之殄悴寶衣將燎惜其君之覆霑見義不回懷忠蹈節讜言纔發輕其百齡之命淫刑旣逞碎其七尺之軀雖後周王封墓莫救焚園之禍孔聖稱仁寧追剖心之痛固以寃深終古悼結彼蒼朕觀

風趙魏問罪違碣 經途麥秀之墟 緬懷梓材之地 駐蹕而
瞻荒隴 願以爲臣 撫躬而想幽泉 思聞其諫 乃褒忠之義
久闕於往冊 揚名之典 無聞於後代 宜錫寵命 以展夙心
可追贈太師 謚曰忠烈公 仍遣三品持節 祭告四品爲副
在所司封 崇其墓 修葺祠堂 州縣春秋二時 祀以少牢 給
隨近五戶 以供祭享 及灑掃

宋徽宗豐澤廟康顯侯誥

朝廷成秩無文 神罔恫怨 有功則祀 國有典常 矧襍禮之
有憑 豈褒嘉之可後 惟神宅山川之奧 萃天地之靈 間因
雨暘之求 陰致豐穰之助 會需章之奏 御委申命 以用休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誥 二 三十九

制 誥 附

元成宗封謚翰林學士王惲制

制曰 文章與時高下 陋乎宋而追乎唐人 材隨世汗 隆尊
其官而美其謚 僉謂賁之信度 大茲漢號 以揚庭故 翰
林學士 中奉大夫 知制誥 同修國史 王惲 博學修能 雄文
逸氣 五持憲節 誅鉏吏弊 而翼植民 藝三入翰林 彰潤泉

而表章帝典進承華之昭鑒恢儲聖之良規觀其遺書
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惟治朝著蔡之
是稽繁晚生山斗之所仰式遯歸而請老遽與歎以云亡
瞻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
維人尙裕崑之克紹肝蠶已朕龜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
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程公謚文定

元武宗贈謚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制

昔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伯
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塗任其社稷
之重計於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光蓋精神志意之相孚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三

四百四十

故啟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屢書故翰
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
獻公姚樞以淵識宏謨爲國耆蔡以清彝素檢爲時楷儀
曉萬事安異同式羣工一統畧周旋必禮温温維德之蔡
數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宣澤丕應於
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
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
身愈退而燭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歎致今日隆平者公也
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
朝之鴻訓肆洪彝水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衣何

衣黼裳陰未徙胙迺蒙因溢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
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
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茲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
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明神宗追封潞藩侍媵趙氏誥

制曰國家定制惟王正配得冊爲妃至於侍媵例斬不封
而効有勤勞情有可恤者亦得推恩而追錄焉爾趙氏係
聖母欽賜隨封之國難拘常例特允王請追封爾爲次妃
以彰朝廷篤念親王之意靈其有知服此休命萬歷二十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制

四

四百廿二

明神宗誥命大僕寺卿邊有猷制

朕四顧京甸首切本根重念漁陽方殷肘腋芟簡甸宜之
吏必其茲敏之才寄以奠安豈無蕃錫爾整飭密雲等處
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邊有猷清標
亮節雅度宏猷筮仕民封化已宣於馴雉游更郎署譽益
著於祝鳩三守名邦一持素節爰自郡而遷臬復由朝以
移檀察吏安民就畀以保釐之任簡兵謀帥因兼之鎖鑰
之權兵刑之脈絡相通臺府之威稜益壯而爾廉威並著
明動相資寬於軍民以爲必得其心然後緩急可用峻於
霜吏以爲必行其法然後臂指能臨爾慮甚周朕心滋悅

以覃恩晉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檀山北峙折
衝允賴乎金城黍谷東環保愛尤資於玉律爾尙謹郊圻
之由畫先戶牖之制經養兵要尤於養民治外莫先於治
內勉思爾職簡在崇心欽哉

明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張衍瑞誥

制曰人臣事上之誠心期於盡節朝廷賚終之典豈限於
常科顧風教之所關宜追崇之薦及故太常寺少卿張衍
瑞器度雅循才猷敏達甲科濟美三世蜚英家學傳芳二
難競爽花封試政已闕良吏之稱粉署遷官式重望郎之
選品流斯別藻鑒惟公屬先帝之巡遊率具僚而諫止榜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制

五

四百十七

等幾殆遠窺何辜肆予踐阼之初旋被賜還之命起自佐
郡超登奉常駿奔郊廟而有容參典禮儀而無失方茲嚮
用遽爾告終爰加卹於忠魂俾增光於幽窆茲特贈亞中
大夫太僕寺卿錫之誥命於戲蓋棺事定九原之正氣如
生華表銘存百世之英名不泯尙期靈爽服此休嘉

明賜威寧伯王越鐵券制

制曰抱修能者必成其功儕窮爵者必延於世此今書之
人同榮而使事之道名畫畫出宗公允惟成式浴爾天子
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器質明偉才學
優宏少擢賢科高登制舉

道誕彰譽誥之

臬司肅清齊魯之甸晉副都憲馬掌臺綱或撫臨雲內或
總鎮關西計武烈不滅漢朝之衛霍論文事無慚宋室之
范韓晚加官保之秩旋兼司馬之權邇者載統一旅之師
徑造成寧之海捷章來聞朕心嘉悅爰遵皇考已行故事
庸茂明恩特封爾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成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以報
其勲其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如舊嗚呼望太山而立誓
指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曰我國我家惟股肱心
膂是任爾身爾後惟忠君愛國是圖金石同堅聲靈有永欽哉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制

六

三百八

表

唐滑州刺史李邕進龍馬表

臣聞禽獸殊祥草木奇狀自古感者必有應焉伏惟陛下
德合天地道通神明天物所以來神物所以見且麟者仁
獸主仁者則呈馬者文身君文者則降會是上叶尊號下
報太平也觀夫豹彩騰文龍章助聖書籙所未載耳目所
未聞卽知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物臣不勝忻躍歡慶之
至謹遣某官馳奉以聞臣邕誠惶誠恐

唐權德輿賀滑州黃河清表

臣某等言今日內侍朱希顏奉宣進示臣鄭滑觀察使

南仲所奏今月一日至六日白馬縣界三十里黃河清者
伏以導自積石出於崑崙乃建靈源之封特視上公之禮
克符昌運必降殊祥伏惟陛下聖澤感通休徵疊委惟此
蜀質化爲清關國典所書是稱大瑞詩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歎其不可得而見也今則白馬之津三十里所澄澈
如練淪漪成文一邦幼艾共觀嘉應乃寓經界式彰永寧
昔秦號水德徒推厭勝漢紀河今苟安決溢神功幽贊獨
表清時足以薦諸宗廟書之史策臣等忝登樞近獲奉休
明無任欣忭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等誠歡誠忭
頓首謹言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表

七

三百七

唐高適謝封邱縣尉表

臣適言臣田野賤品生逢聖時得與昆蟲俱霑雨露常謂
老死林藪不識闕庭豈其巖穴久空弓旌未已賢才畢用
搜訪仍勤見堯舜之爲心荷乾坤之善貸臣藝業無取謬
當推薦自天有命追赴上京曾未浹旬又拜臣職顧慙虛
受實懼曠官捧日無階戴天何報臣已於正衙辭訖卽以
今日赴官無任犬馬之志謹奉表陳謝以聞臣適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

疏

明王國寧拋荒疏

爲劇郡災荒疊厄兵衝慘絕難支泣額蠲賦移民更遣重
地事汲縣接壤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軍需
督餉卽當沃歲供役甚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厲疫戶口
逃亡傷盡土地曠廢無耕等等奄奄忍死之餘血枯氣咽
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關陳之汲民宿孽千天降罰慘酷
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勉強撐支迨戊
寅巳卯之間飛蝗爲害彌山蔽野吞囓無遺二麥不登三
秋失望然未至慘絕也庚辰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邱
墟城市登竭粟米一石價至十六千文漕糧芟豆一粒莫
辦掘草根剝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噉屍骸矣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八 四百六十四

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
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充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盜賊
羣行於郊外僵屍坐斃於街前宦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
枵腸之急而郡城無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有地無
人者有有人無牛具者雨澤少沾剝肉播種而古今未有
春生之蝗蝻遍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
災瘟疫旋復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
穀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活縱微恩賑恤豈能
家給而人哺之卽從此五風十雨耕獲及時爾半種安資
丁壯安在有何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具隴畝盡

荒緒匪象服之人形凶穢冤號之苦狀吁天無路祈死不
能况閩獻未平兵馬煩擾斗糧束草動費數千計時時搜
括才遺日日更換守令這呼於不毛之地歛糶盡絕粒之
人終不能無米爲炊自營再肉也幸一時有司多万緩輯
屢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勢多艱實難復繼乞矜憫危形
遣官查勘勅大兵往來徑取別路另發軍需汲縣一切新
舊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編汲墾
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餒覓幸存頂祝高深世世
矣

明李戴疏通鹽法疏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九

四百十九

爲疏通鹽法以足國課以靖地方事竊惟國家資鹽利以
供邊餉特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
各照地方遠近劑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旣久無容
別議矣邇緣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甚衆前歲礦盜角
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
旨切責勤限捕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於彼時猶
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其衆也
比奉使入晉過太行入河南境詢於道路訛之父老僉言
鹽徒之衆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
河東鹽花之生大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

不便二也商人因腳價之重不插和不足以償本沙土糝
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
食故私販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
徒不衆勢曷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
器往來自如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
自衛耳但此輩多無籍之人而強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
行無忌或禦人於白晝而攪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於暮
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於官畏
其復來加害愈慘縱鳴於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
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實鹽徒之爲患也欲驅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十

四百五十四

鹽徒使不爲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爲也亦惟於鹽法而
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本土私煎之鹽哉蓋
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
鹽之地也鹽徒與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
是河南五府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
食朝廷官鹽乃今假手於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爲
今之計莫若量爲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
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
禁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頗減若干
其誰與我殊不知運司所職掌者國家之課也地曷減則

課亦減而催辦更易矣况會 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
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 以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
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
乎或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 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
然河東之鹽生於池者也長 蘆兩淮之鹽生於海者也池
之所生有限而海之所生無 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
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 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
後掣商人徃徃告困若於淮 北每歲四單之數加掣一單
抑或於每單之中加增若干 引民與商人實兩利之也言
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 有餘補彼不足於國課既無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五

所損而鹽徒以息地方以寧 於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
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而不 爲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
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輒顧 息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各人
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 事也哀益國家之稅課而首
安國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 可以成心拘之乎 臣 河南延
津人也延地鹵薄民皆煎鹽 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題淮
通行故相延至今未曾有官 鹽發縣者 臣 乃瑣瑣言之者
目擊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 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己實非

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 加查議如果 臣 言不謬
河東 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虛 心酌議因其遠近從何

分屬自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永無意外之虞其有裨於國家非淺鮮矣

明常臣敬查理沁衛二河疏
爲查理沁衛二河以濟運道以安民生事據河南按察司
管河道僉事余希淵呈蒙臣并撫按兩院憲牌前事牌行
該道會同分守河北道即便轉行各該掌印管河官要見
衛河上源有無淤阻果否引以灌田作何禁止沁河經行
有無衝決當從何處導引作何隄防引沁通衛是否可減
黃河有裨運道卽今蓮花池口應否免塞逐一勘報務求
經久長策以憑會議施行蒙此依蒙會同守巡河北道及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一三

牌行懷衛二府掌印官會同勘議去後隨據衛輝府呈稱
依蒙行委輝縣主簿周時禮帶領熟知地里人役郭周等
查得衛河上源並無淤阻無事挑濬其旁河居民引水灌
田在四五月之後兌運漕糧在二三月之間前後相隔口
期頗遠自國朝二百年來臨清舟直達天津並無淤阻再
查前此雨暘時若衛河之水運道通行今因連歲天旱源
泉枯竭不獨下流淺澁上流源頭幾至不流以此阻塞其
理顯然及查沁河經行懷慶府河內縣出武陟下合黃河
與衛河相離甚遠亦無支流相通等情又據懷慶府呈蒙
依蒙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看得沁河經行武陟如蓮

花口等處屢決而屢議興修舊堤寧不惜工力艱難必不肯姑順水勢使入衛河者誠以衛輝一府屬縣在河下流而黃流一發被災最遠且濕清運道不能賴其清流之利而每遭其淤阻之害備經歷年詳議卷案可查今談者以謂足以殺黃河之勢而有賴於運道此不過據舊說及臆度之耳况滌府新封衛城利害所關不敢輕議切詳果從會衛濟漕之說則懷慶一府既免頻年修築之煩而武陟一帶地土永無水患即本府首當主其議者但以國家大計通論斷斷乎有難於行合候詳示轉行各委官照舊將蓮花口隄工催督修築使沁水仍歸黃河故道各緣由具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十五

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又經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親詣細勘另報今據懷衛二府會呈關行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隨該及縣知縣李賦秀會同新鄉縣知縣張赤心輝縣知縣龔世仰獲嘉縣知縣張論淇縣知縣崔璵河內縣知縣黃中色武陟縣知縣李日茂具親詣衛沁二河踏勘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劉應達高進表宋廷珏師以正楊福德等各連名告稱衛河發源在於輝縣蒸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些須並無淤阻其沁水河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三

四丈先年會壇沁水衝開木藥店蓮花池隄口附近地方俱受滄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內用土屯塞澆流民舍滄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廟巷口行舟衝倒長房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二水合流勢必洶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况潞府新建方將高其隄預其防惟恐不固而致引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會申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蓋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四

四百五十五

爲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澁因此衛流愈覺微細此議者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於引沁入衛謂於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可以通衛今欲因衝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塞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爲深慮也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看得衛水枯澁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

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清沁
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濟東昌等處遂至
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增運道之梗斯
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殊懸必須創開河身
沿河築隄此其費地費工固爲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洎
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爲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
害較然如曰姑舍是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
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
於源頭之枯竭卽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
運道阻滯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節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十五

四百五十五

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槁而衛水不
增則其故誠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關係匪細合
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
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濟漕等情具呈到道卷
查先年陞任曹副使奉總理合河道萬都御史查勘沁丹
等水案行開封府管河同知張崇謙會同各州縣掌印官
親詣沁河上源會看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決開
隄壩故道一處詢問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隄岸
致將修武獲嘉新鄉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滄衝官民
受害彼時卽令官夫併力築堵見今遺有河形及修武縣

西北有清水河一道經流獲嘉縣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侯家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口稱苦皆曰此處原有山河數處每年秋水泛漲游沒民田以致小民逃竄若再開沁河則滔天水勢入於衛河本縣城郭鄉村盡皆漂流及相度地形西南大高東北卑下以修武縣較之大樊口地下十五丈餘衛輝府誌開稱地形衛城浮圖最高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在新鄉則河流域下兩岸居民千餘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僅有半里兩岸係商賈之藪居民稠密公署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丈則新鄉衛輝城郭居民公署俱當改移數里方可動工况沁水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六

四百五五

猛漲勢比黃河稍有一線之決溢入衛河則臨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查得嘉靖三十五年管河工部汪郎中題稱河南沁河衝開木欒店相隣大樊口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瀾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擁運河板閘至碍閘七十餘里泥沙沉積二閘淤塞二千餘丈阻防運道應行河南管河道作速修築以保糧運議允遵行今若復引沁水入衛則昔年壅塞運道勢所不免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等因到道又該曹副使復議三難一河身之難闢二隄岸之難築三下流之難濬逐一條議具呈總理河道詳允停止訖今奉文覆勘該本道會同

分守河北帶管分巡道徐叅議會看得沁河自武陟縣迤
入於黃其來已久木欒店至衛河相去百餘里自西而東
地勢極下其流甚易但光年引沁水入衛屢議屢止蓋言
利害相關莫敢承議繼今又奉欽依勘議會委多官悉心
相度及查先年勘議牘中條析詳明利害較然且所爲引
沁水入衛者蓋一以爲稍殺黃流一以爲有資衛河運道
故紛紛建議欲舉行此策今無論前項工力之難與衛輝
一帶湮沒之害卽於黃流雖能稍殺而衛河運道仍有留
塞則北河之阨猶之在南河也况今潞府建設利害所關
尤非往年之比相應呈請合無將蓮花口隄工並淤塞河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七

四百五六

身照舊疏築大加工力疏河身必令寬大通流築隄壩務
要堅固一勞永逸不得苟且塞責若衛河泉源之水所稱
五六月間正係漕船過閘入衛之時難謂與民間灌田不
過妨害相應嚴行衛輝府查其如遇天旱漕河乾涸則嚴
禁居民不許分引灌溉庶不致阻塞河渠矣等因會呈到
臣據此先該工部題稱去後春夏間天久不雨衛河之流
幾竭以致漕舟淺閣巡漕御史吳龍徵奏報本部亦行河
北上源多有引以灌田以致末流日細行臣查勘應否許
令引灌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總督漕運都御史
楊一魁手本內稱引沁水以濟運河款開要將武陟木欒

店決口免其築塞因而通衛助運一節已經臣等會行
道查議去後據前因 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袁貞吉
巡按御史王世揚會同得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
性行所無事哉然而其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
可以嘗試而漫爲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
勢若建瓴惟至武陟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
暴漲束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欒厝決蓮花口滔滔東
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係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
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卽今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
若浮盂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患殊爲可虞况今藩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六

四百四四

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槩
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
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旣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
親閱相同仍應堅築隄壩寬開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爲
長筴至於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
溉壅遏泉流致防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毀
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巡道仍
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拿究如是則
沁不以病衛衛又得以濟漕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國朝馬大士請嚴容隱疏

臣聞四季農習有種貪汚州縣橫徵苛歛每年雜派浮於
正額徒以善彌縫上官遂至猶鼠同眠不行覺察百姓萬
難極苦面吁天無路卒至流離逃亡而莫救今我皇上
洞見前弊一應部行倉口本折錢糧盡歸戶部州縣有司
自不能巧立名色敲脂吸髓以飽私囊卽各直省督撫自
當留心於察吏安民之事以仰副 皇上委任但恐地方
遼濶督撫耳目有限其間聽信蠹役私派私徵魚肉小民
者恐不乏人如此貪殘之吏漁獵之術旣工逢迎之法更
以府廳不揭報則司道不得而知司道不揭報則督撫不
得而知卽申報督撫而督撫若狗庇隱匿不糾叅則 皇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十九

四百二十三

上亦不得而知也臣請 勅部酌議嚴立容隱不覺察之
法如今後州縣有錢糧徵完又稱民欠及加派私徵等弊
該管府廳司道不肯發覺及發覺而督撫狗庇隱匿者作
何處分務期從重治罪府廳司道有弊督撫糾叅督撫有
弊糾叅糾叅庶不至互相欺瞞而大法小廉羣勉爲循良之
繩矣

國朝李寶秀條陳沁河冲決流

汲縣

題爲翟聞沁河冲決異常循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睿鑒勅查修築併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惟河
北衛輝一府地居子午之衝世受河患而沁水爲尤甚蓋

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懷慶逼近行山地據上游父老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沁水之發也勢如建瓴直冲衛城不可救藥昔日原設有沁河銀兩歲加修築以防不虞頻年天災流行覃懷官民未聞有歲修沁河之舉自去歲霪雨匝月衛民已受其患而今歲之滄沒冲突其害行不可勝言者臣賸接家信自五月以來大雨連綿累月不休本處河水泛漲直逼城下兼以沁河冲決水勢洶湧波浪滔天一股由修武而來一股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夾至以致郡城內外淇濤汨沒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渰死無數廬舍半爲傾頽田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一

澤國居民舍早就高露處無衣啼饑號寒之聲慘不忍聞見今土屯東西北城三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寧宇空聞之不勝駭異嗟徭民二麥旣已不收秋成又屬無望轉瞬隆冬蟻命旦夕莫保賦稅出自何所一郡縣如此他郡縣不知更何如也在督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梓迫切聞此異常水災有不得不亟爲請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 皇仁勅部亟議蠲恤以全民生併

請 勅部確查沁河決口處所勒限該管地方官亟爲堵築勿以鄰封爲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患而

國計民命兩有攸賴矣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題二

十一日奉 旨該部知道

國朝李實秀條陳養馬河平所疏

題為衝途苦累難堪激切陳言仰乞 勅部酌議以甦民困事竊惟衛輝一府附郭汲縣路當九省通衢在明季凋敝之極我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役往返絡繹不絕兼之火患頻仍河工未竣已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為甚苦者有二一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北有彰德東有大名西有懷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大兵每次南征養馬皆在衛輝動經月餘大名彰德等十之一二懷慶則全不經臨也卽邗去歲征調紛紛自四月六月至十月累經標下及江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三

四百三十一

南兩省等處差官押馬匹牛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二千五百餘匹駐劄多者一月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一切夫糶草料等項俱派民間備辦切思衛輝較三府獨多苦累不均莫此為甚臣請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其二府分駐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用直隸附近州縣協濟如在彰德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所用糧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於正項伏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銷筭庶百姓得有息肩之日矣一曰所夫賠累之害也衛源舊設河平一所以供差役往來之需其牛頭夫役原係陳留長葛原武三縣歲額銀五

千八百餘兩催役代當與汲縣毫無干涉因鼎革之初
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理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意
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止解銀八百餘兩其餘夫役盡
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間汲民何辜而爲此三縣填無
窮之谿壑耶伏乞 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
銀若干兩令其依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征熟額銀
不敷應准撥某縣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獨累
而輸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臣係汲人知之最
真故敢爲 國計民生請 命事屬煩瑣字稍逾格如果

臣言不謬統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題二十三 日奉 旨該部知

國朝蘓文樞中州苦累疏

題爲中州百姓苦累日甚謹 目前三大事仰乞 聖鑒

勅部確議以甦殘黎事 臣見 皇上親政來無事不以愛

民爲心而民生今日所望拯 救災未有如中州之甚者

也 臣 不敢泛論卽以目前三 大事言之如黃河衝決兵馬

供應驛站疲累是也近聞撫 臣吳 按臣王 疊報河口

衝決疏比前歲之決爲患更 大則首當議估計之事初估

卽打算成局卽動費巨萬亦 必實告 皇上倘工難遽成

不妨再估以請若一估不 敢再估 臣恐後此之費不止如

失源一以便百姓賠累至六十萬兩而猶不敢言也次當議派夫之事地分遠近難以一例糾集况既行估計何如發官錢一概招募卽不然而近縣輪夫更派遠縣按夫征銀亦免往來路費之煩更絕包攬私折之弊至分買物料而借名多派運納柳梢而捐勒稽延稽查工程而濫委多人是又在管河大臣嚴行察禁者也數年來大兵出征每每歇馬衛輝動經旬月衛屬六邑幅幘不過百里地土一望拋荒今日秋禾未登水患改股卽米豆所出寧關軍需無可解免而兵馬過後對算正項不可不講或遠府折色以償近府本色見年完糧准抵下年欠額至支發不盡亦必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九六

登記實數以備再用百姓萬苦而出之不至爲泥沙委也驛站舊額不敷撫臣吳前疏請復部議以錢糧虧欠未允議留今軍興政急格外飛差不啻十倍卽不能一概求增而衝驛廢驛不可不急如衛輝一路淇門驛斷衛源之馬越站或至湯陰亢村驛斷新鄉之馬越站或至滎澤此皆往返三四百里若不速爲接濟究必一路俱斷似宜再爲行查的確衝廢先議足額爲數旣已不多部議必不吝惜况原額旣定有司自不敢擅行科歛以滋漏卮也此三大事中外莫不聞然疾痛卒不相救者何也在內者謂撫按之事自行調濟在外者謂題留之難無可呼籲臣謂

行內外衙門從國計民生實實打算細細商確若係苦累必真必切之事不妨一請再請一查再查期於上不病國下不累民而止此尤見委曲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而恩澤可以下訖災患可以消彌矣如果 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勅部覆議施行

國朝賈漢復題分驛路疏

為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蚤謹繪圖進覽伏乞

勅部速議以蕪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竊照中州驛遞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俞事郭四維詳稱河南驛遞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撐自從黃河決後東道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四百二五

水阻凡江浙等省一切差使舊由山東駟驅者近皆遶道河南且邇來湖廣等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差動用馬百匹或數百匹卽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旣苦本省差多又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察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憚遠遶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眉睫間矣且勿論驛站一倒興復為難萬一遲悞軍機干係匪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路道途

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某
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有幾許南北之
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紆遠備細詳明開呈
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據驛傳道僉事程芳詳據
開封等府查報到道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
斃之報殆無虛日酌補之請交贖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
心攢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今
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大約山東
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遠如自 京城南下從涿州

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入山東境經高唐東平汶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五

四百五十四

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
餘里爲直徑卽各省舊日所行山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
山保定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
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爲遠道
此卽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絃弓背之喻謂
山東路走弓絃直則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
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道者
困於支持而莫訴亦未暇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
困苦至今豈可不極而思返况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
東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 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

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夫該省赴任賚奏解運及事竣回京者卽於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賚奏解運等務勘合火牌內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則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卽捧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但還其所固有在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蘓驛困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爲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咨訪之圖因再批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實跡便否確情核明另圖妥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十一

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查與該道相同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驛遞爲甚驛遞之苦近日爲尤甚何也在當年衢雖通乎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衢途官民尚苦莫支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至累逃累斃如郭店等驛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矧今湖南捷報頻傳差使如織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昔日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驛馬不可勝數甚有驛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將來馬必盡倒

夫必盡逃速軍機一誤言已無及即將官役盡法嚴懲
事奚濟今欲蘓驛困而濟軍機惟有更正驛路照舊行
之一着耳且山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况黃
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赴途如潮廣雲貴等省原經河南
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
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聚孽易舉偏苦則獨力
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照舊而疲
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
且而復使仍舊東路官役諒亦弗悅但臣惟知爲地方計
長便爲軍機計直捷誠迫於勢之藹不得已又何暇更爲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七

四百二五

瞻顧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張按臣李及秀
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施行
國朝賈漢復請豁輝邑包荒疏

題爲 請豁輝邑包荒以救殘黎以甦重困事臣以謫劣
非材謬膺撫豫重寄捐糜莫補夙夜冰兢惟期於地方利
病殫力興除以仰報 國恩無忝臣職而已如察地一事
臣於未奉 欽差之先已嚴行清查更多方勸諭八府一
州計首墾過熟地九萬餘頃業經臣繕疏具 題造冊送
部矣續據輝縣申詳內云輝邑自我 清定鼎原在熟地
三千九百餘頃奈因前縣官裁併災傷復荒地一千四十

丁項零田雖存而難耕民已逃而未歸節年錢糧累民賠補雖素封富庶漸皆零落卽催償里役無一肯任民之控籲者不止一端赴訴者日無閒晷萬姓凋殘兩官愁斃輝之累民累官以累國稅一至於此若不哀懇本部院立請題帑則逋負日甚包賠益苦蕞爾殘邑不致蕩爲邱墟不止也等情到臣閱之不勝痛惜因思民有熟地旣令其首報國家增數十萬金錢若民有包荒豈可置若罔聞而貽百姓無窮之累乎但事干錢糧又未敢遽以爲信隨嚴行司府委官踏丈今據司府行委衛輝府同知等官鄭元成等再四察勘據報人民委皆逃亡前地的屬真荒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天

四日五二

至問其經管職名察其包荒緣故據詳起自順治二年已故知縣樊鉅捏報督墾地六十八頃二十畝四分至順治四年例應起科則調任知縣楊日昇革職知縣史繼秀陞任知縣佟國璽各任內雖有完納皆屬民賠比時年豐地少民猶有肉可剗至十年十一年水旱頻仍奇災疊告復荒地九百七十六頃八十七畝三分五厘連前捏報地共一千四十五頃七畝七分五厘田土雖無國課難道縣令止知鞭笞從事照例追呼貧民遂至漚髓傾家轉徙溝壑分外之錢糧旣不能包應解之本折又不繳欠所以一年後已故知縣王一元吳加禎等皆因包荒結案

倘銀抵補本年正供自此日復一日年甚一年且勿論
從前之死者革者無可追問調者陞者又在 赦前卽見
在接管失察那移之官秦長春雖經臣等會疏 題參照
例該處究於 國課正額毫末無補今輝邑荒數臣行察
既確又取有府縣官印結在案若不急爲 請命早賜豁
除則逃亡終不敢歸荒蕪終不能熟官徒降革無已賦額
補足無期矣臣豈不知 國用正誦地糧難以議除但除
已荒之地正以保見墾之地寬難完之賦正以永實完之
賦又况此包荒地畝僅一千四十餘頃則所豁之賦原自
無幾沛涓滴以蘓窮黎當亦 皇恩所不靳也除將逃下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无

四百二十八

花名地糧清冊送部察核外臣謹會同 按臣李察荒臺
臣李 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國朝許作梅爲沁水屢爲 衛患請責成衛河分司疏

爲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河沿河州縣節年水患頻仍人
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蘓門水性有常卽伏秋水
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 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
水源出綿山每年夏秋開 合諸山之水迸流懷慶由武陟
入黃南岸高凸衝決時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爲障
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 未修且多益決俾衛輝大名迄
東一帶水患不休近聞 旨估計修築祇應故事去查

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潛親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壅
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
係新添衙門 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
不與聞衝塞不與聞衛河感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
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杜河患也臣謂衛水分
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
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提
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徵不足
在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徵有餘留爲次年之用
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卅廿

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明旨
施行奉 旨着議奏工部知道

國朝白鍾山勘明沁衛情形疏

爲勘明沁衛情形據實 覆仰祈 睿鑒事竊照安徽布

政使晏斯盛條奏謹籌 惟全勢摺內有沁水仍分入衛

作滾水壩於武陟境內 資節宜以殺黃河水勢一節緣

由臣等准工部咨卽一 行河南管河道廳并懷慶衛輝

等府確查沁水入衛故 並令相度武陟建壩處所勘估

詳報一面訂期會勘據 道府廳等將沁水不便入衛情
形條晰剴切詳覆前來 臣等隨同赴衛輝一帶逐細履勘

武陟至衛輝並無沁水入衛形跡詢之年老土人云明時係因沁河決開堤壩橫流修武獲嘉新鄉一帶突出衛河原無故道康熙六十年吏部尚書張鵬翮同巡撫總河尋查卽無河形今又十餘年委無稽考等語臣等將沁衛兩河細加丈量沁河寬一二百丈不等衛河寬八九丈至四五丈不等衛小沁大勢難容納至原奏武陟建壩之處查武陟境內沁河長一百九十餘里悉係沙底虛鬆不能僉椿下石難以建壩臣等查沁水由山西穿太行山入河南境自濟源至懷慶以下俱有大堤障護今如建壩分沁必挖開大堤另開河道始能引沁入衛但大堤一開自撤長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六

障沁水穿堤奔注黃河隨之而入一往無阻不能分沁而且引黃其可慮者一再衛河淺隘不能容受沁水又必得開闢寬深查衛河兩岸民田廬墓不可勝計兼有汲新濬三邑之城垣遷徙爲難濬邑境內尚有一十八里山坦石底尤爲人力難施其可慮者二再衛沁合流水勢浩瀚非常又必得堅築高寬堤岸查新淇等縣近依太行諸山山水發時全賴衛河歸宿若因束沁築堤則阻山水歸路勢必橫流爲害其可慮者三伏思導河分水攸關運道民生非計出萬全不敢輕試查沁水歸黃衛河歸運其來已久卽導沁入衛之議元明以來屢議屢止亦非一次其議未

冊志... 彰可考者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衛輝路總管
董文用言衛文用言衛即浮屠最高者纔
與沁水斗若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必不
可開事遂寢又查明萬歷十六年漕臣楊一魁請因沁決
口之便引沁通衛科臣常居敬言衛輝府治地既卑下河
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爲難獲嘉已成巨浸新鄉亦若浮
孟府城去河不遠冲決之患殊爲可虞且沁水沙多善淤
一入漕渠淤墊開坐指陳利害議又寢止 本朝康熙六
十年吏部尚書臣張鵬翮奉 旨查勘黃沁兩河情形奏
稱武陟沁河西北高而東南低沁堤內平地較沁河涯低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三

一文從此而東地勢愈低且此處沙底虛鬆將來建閘築
堤難以堅固若引水時從高直下建瓴之勢恐牽動全沁
灌入內地黃河隨注其後又云引沁必由小丹河入衛此
二河河身皆極淺窄勢難容受奉 旨張鵬翮等查河回

奏甚明極好即令照依所奏不得稍有更改欽此欽遵在
案歷觀從前諸臣奏議利害較然如董文用言沁水高于
衛輝浮屠則害在衛輝且及直隸大名長蘆如常居敬言
沁水沙多善淤入漕淤閘昔有左驗考明嘉靖三十五年
沁決入衛至臨清並流上擁運河七十餘里沙泥沉積磚
石二閘淤塞二千餘丈則害又在漕運如張鵬翮言牽動

主心黃河躡其後則黃河之水勢分流緩下流難必淤塞
河流四出其患又在黃河而懷衛一帶爲害更不可勝言
矣夫使利多害少或利害相半猶當審擇而善處之况有
害於城社民生有害於漕運而并有害於黃河是未可以
違前人之成說改數百年之成規而漫爲嘗試也抑臣等
聞之明河臣潘季馴有言曰黃河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
難自漢以來東決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明河臣萬恭亦
言河南沙鬆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正河必淤小穿則
水性不迅過則平陸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由是觀
之以原歸黃河之沁水改歸衛河穿渠於土疎之地不能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三八

保無奪河之患而順其水性仍歸黃河則力合流急不無
以水攻沙之功臣等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
分沁入衛之議有害無利斷不可行者也謹奏

國朝張縉彥河夫輪派疏

爲河工爲 國之大政河夫修防爲民之命脉謹遵 上

諭條悉開害祈蚤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蒙恩內
擢肝膺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二月十七日奉
有凡興利除害許各衙門滿漢大小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司事大事首在河工臣自河南來親見河勢

河夫而履百姓處處皆流當事時時蒿日欲保河伯

尹里安堵雖明者不能見其終也。六安敢織點夫
黃河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漢唐以來迄於元明
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已決則用修才決則用防亦非今
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於元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故
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河決之患平則防河之費
輕大王廟之決也。總河臣楊芳與屢奏請原有經費河南
募夫一萬名此外則山東大名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
給工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名
故地有定規此修河之額近事之可稽者也。幸仗 皇上

卷三十八

疏

四百五十五

四百五十五

一、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二、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三、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四、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五、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六、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七、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八、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九、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十、河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

命之孔亟不待陽侯之怒矣。臣聞河道
每熟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其餘遠河

里加地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南不過募夫一萬名今無事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二矣築大王廟之決口不過每地四十五頃募夫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之多矣里下每種一夫月工六兩計一歲每夫費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歲加銀九十萬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匱

皇上宵旰殷憂舉朝會議會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出諸口乃以數十萬之加埋伏於派夫之內臣不得其說也况防河如防盜其來也忽焉倘如此議若行十月以後霜落水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十四

消萬餘人逍遙河上畚鍤何施所費之夫將爲下役包攬折乾之用乎抑盡動河銀銷歸何所也况通省地方遠近不一卽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事急而調之一旦河勢泛溢近者不足用遠者不能到躊躇四顧安能取辦俄頃蟻穴之潰墜何及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輕執者也計莫如駐河卽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爲贖望有事以河銀爲募如河官難以坐募則檄行州縣給見銀而河官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叵測之勢非之舉就河勢所犯之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明必拘一定之數篤遠地大工然後協之隣省中工然後

切之隣府小工則以之本府九年原有題定規則無容更
也河漕所關豈特一方之筋力以塞蛟龍之窟乎如此則
有經有權有常有變祿有修之額防有防之額募有募之時派有派之
時而河防可恃無恐百姓亦可與吏始矣河柳砍伐尚議
栽植今戶口淪亡異日興工徵派何地是樹人不如樹木
也利害顯然事有悲濟我皇上行成典章功垂可久矧
河工大政而可無畫一之制以立萬世之利也總河臣新
經特簡撫按臣親見民隱必有駁議詳覆者臣謹循職
掌指實以聞若無言可採祈勅部覆施行

國朝阿思哈請停葺築衛河上下草壩疏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四

爲籌辦運河蓄水事宜以利糧艘奏明 聖鑒事竊照豫
省衛河係漕糧運道自水次至出境計程四百餘里流沙
壅積在在淺阻最甚者則濬縣之三官廟老鶴嘴等處名
十八里溜爲善化山山根石柱砂堰挺踞河心水底重船
經過尤易踈虞從前河撫諸臣勘題於衛河上下建築草
壩二十六座以束水勢行之日久因循未修迨乾隆二十
五年前撫臣胡寶琮議請照東省運河挑淺之法每年逐
一疏挖仍於淺水處所建築草壩奏蒙 上諭衛河係漕
運所經既有淤淺處所自當照例疏築以裨實用但向
有河陋習率以多辦歲修工程有事爲樂聚內所稱嗣

每年照此辦理之處則不可不及今酌定章程示之限制
蓋前此十數年來未經挑建漕運亦無甚阻碍其非必宜
每年興工已可概見今或以相隔年久悉心相度修治舊
日淤墊一清向後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至及期鴻
工專派道府大員核實督修責令立根保固如有侵蝕按
例着賠庶屬員不敢滋弊而運道得以深通若傳諭胡寶
琮遵 旨悉心奏遵行在案 臣到任以來據沿河州縣以疏

築未見成效漕運仍屬艱阻紛紛稟陳本年適當大修之
年 臣與糧道溫必聯悉心籌酌並行據該府縣從長計議

稟覆前來 臣查運河發源於輝縣之百泉南注三十里至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三

四百五五

新鄉縣之岔河尖與丹水合流又一百五十里繞衛輝城
北爲兌漕水次又東北至濬縣會淇水而達湯陰內黃界
受湯河洹河二水迤邐至直隸大名縣張兒庄出境下入
臨清河原議於水次下游淺處建築草壩以期束水濟運
但夏秋水漲之際河勢汪洋無需草壩一交冬令來源既
澁支派甚微而糧船於十月內正屆兌開之時水落沙停
遂節淺阻雖有草壩亦屬無益今計疎通之道不若於上
游來源之處先期蓄水不令散流臨時開放較爲得宜考
之舊定章程以各河之水兼濟民田是以有官渠民渠之
別水既分注蓄洩無時似未酌其緩急夫民田需水多在

春夏之間漕船起運則在初冬之月爲時本自不同當漕船開行農功已竣民田不需灌溉正可協濟重運以收挹彼注茲之效臣現飭該府縣督令管河各官於九月望後起自漕船出境止將衛河以上一切民渠支港暫行堵閉使水盡歸官渠一面將官渠下尾之閘下板潛水俟糧艘開行之日啟板放水俾衆流滙合水到船行則涓滴皆歸有用重運自可流通嗣後每年官爲經理照此妥辦所有原奏建築草壩之處糜費無當應請停止至濬縣十八里溜之三官廟老鸛嘴等處石柱砂礮最爲妨阻經臣諭令該縣知縣吳振域設法開鑿適該縣鹽商以其阻碍鹽舡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美

四百三十

情願捐資辦理該令實力董率將十八里溜中頑石山根僱夫用力盡行鑿去現已溜勢直平河流寬濶所費有限積患頓除無不咸稱利便將來糧船經過可以順流直下可免疎虞其餘逐段浮沙旋挑旋積應仍照舊日章程於八九月間飭印汛等官集夫刨挖再用混江龍刮板器具隨船疏浚使沙隨水盪以利通行如此則上游既有蓄水中道又無石岡流沙積處以時疏挑漕運自能迅速不致仍前阻碍矣

國朝高遐昌條陳請復舊例疏

題爲請復舊例以安民生事竊臣一介寒微八年邑令叨

蒙 聖恩行取歷任戶刑兩部司官拔置垣中伏覓我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凡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與
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陶和
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兵民至意現在毛文學李元龍
先後叩闕寫雲鳴冤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叅稔知 聖明
在上自有乾斷睿照無庸置喙然臣謬叨知遇職忝諫垣
何敢默默無言念 神京重地務期安靜稽考舊例所當
請復一則三營宜歸兵部也查往年三營屬督捕侍郎管
轄自督捕裁汰而權歸九門提督矣夫直省兵馬皆屬兵
部掌管而京城三營專隸提督致悍將驕兵毫無忌憚由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美

四百五十一

是爲所欲爲而兵部不敢過問則設兵爲民之意全不講
矣請飭三營仍歸兵部稽查凡營務防汎晝夜巡邏養兵
部派定司員督率查點考其勤惰禁其勒詐地方奸及止
許上緊緝拿不許私行拷訊一如外省武官定例則行伍
肅清而良民安堵矣一則詞訟宜歸地方官也輦轂之下
居民稠密商賈輻輳觀堯天舜日之光慶近悅遠來之盛
自提督干預民詞而刁詐之徒串通不法弁兵鼓浪興波
擇人而食以致居民重足而立行旅側目而視者比比然
也夫五城有正副指揮吏目宛大有兩縣邱官巡城有
吏順天有府尹皆地方官也而逃盜人命重案又係刑部

專管是審理有人題報有人何勞糾糾武夫張虎狼之威而遂漁肉之計也請將民間訟訟仍然歸地方官准理庶各官得復舊日職業而商民再見天日矣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五城地方各有分界街道係各坊官料理工部每年保題司官督理此舊例也自提督干預街道而內外出入前列三對馬兵後擁百十餘卒威行滿漢勢壓官民夫提督操練兵馬稽查門禁以防奸宄是其專責今乃縱其兵丁肆其貪墜是不惟無益於街道而且有防於兵制也請將街道仍歸工部督理則民由坦平之路而道無豺狼之橫矣以上三條皆有從前舊例所當速歸各衙門掌管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罕

四百三八

且防微杜漸無使積重之勢日甚一日也緣係條陳字多逾格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勅議覆施行

國朝高選高陳請并免租戶三分疏

題爲普天旣慶消蕩 皇恩貧富應沾一體之大德敬陳

管見仰祈 睿教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民依

地方稍有歉收卽蠲免錢糧或散給米穀務使被災地方

家家得所近又煥發 恩綸自五十年起至五十二年止

三年之內將天下錢糧通免一週大哉 王言從古未有

大沛洪恩如我 皇上者也臣於歡忻頌祝之餘謹陳芻

蕘之見焉查佛 任山東巡撫時凡蠲免錢糧以十分計

之於地主應免十分之內令免租戶三分使貧富均沾而
露然止行於山東未及他省也夫租戶原無尺寸之地佃
種富戶田地每年計畝納租遇蠲免錢糧之年不得少沾
涓滴皆由成例未定督撫大吏遂爾漠視也今當 皇恩
大沛請 勅行各省督撫轉行所屬地方再張告示曉諭
遇免錢糧之年租戶得免三分永爲定例則貧富均沾
聖澤矣再查 各省額設孤貧口糧每年計銀十萬餘兩米二
萬九千餘石今旣免各省錢糧則孤貧口糧尚須籌畫合無
仰請 聖恩將積穀暫行支用令各府遴選賢能佐貳親
至州縣散給造冊詳報勿使不肖有司串通胥役凡遇蠲
衛輝府志

卷三十八

疏

聖

二百五十

免錢糧俱照此例遵行臣毫末管見肅候

聖裁

